

刘
墉
神
秘
小
说
精
品
集

刘墉 / 著

母亲的 伤痕

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，
拔除氧气管、胃管和尿管，
床单掀起来，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，

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：
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——妈妈！

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、剖开腹，
从血淋淋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……



母亲的伤痕

刘墉／著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母亲的伤痕 / (美) 刘墉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3.4
ISBN 7 - 80114 - 892 - 4

I. 母... II. 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9712 号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 - 3002 - 2370

责任编辑: 孙红梅

封面设计: 合和工作室

策 划: 汉霖文化

母亲的伤痕

出版: 九州出版社 (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)

邮编: 100081 电话: 68706226 68706018

电子信箱: jiuzhoucbs@hotmail.com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90 千字 彩插: 16 页

印张: 6

版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 - 80114 - 892 - 4 / I.145

定价: 15.00 元

本书收录了刘墉近十年写的十六个精彩短篇小说。

它们有的浪漫、有的神秘、有的深情，证明真正优秀的纯文学作品，仍然会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，有着持久的生命力……

【亲情篇】

母亲的伤痕·····	1
真的没什么·····	17
保险你好好过一生·····	23
娃娃哭·····	32
西湖色的唐衫·····	37
塑胶花·····	45

【神秘篇】

飞 人·····	51
父亲的吻·····	65
偷窥者·····	72
谁杀了谁的孩子？·····	84
六点半的男人·····	93

目 录

【讽刺篇】

头等舱.....	105
亲 戚.....	115
笑问客从何处来	125
一个韩国男人的眼泪	133
在山上开枪的那个人	139
狗 肉.....	146
错 误.....	156

后 记

小说的神秘与神秘的小说	168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母亲的伤痕

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，自己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，每个妈妈也就不得不编些故事，譬如说是从嘴里吐出来的，是从包心菜里长出来的，或是从屁股里揪出来的。

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——她只是拉开衣服，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吋长的疤痕，说：“看吧！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，把你抱出来的。”

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，又光光亮亮，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，随时可能绽开，而让我有点害怕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。然后，说：“好可怕！好可怕！”又问一句：“开刀的时候，会不会好疼？”

“当然疼，娘疼得晕过去。一个多月才能下床，所

以说‘儿的生日，娘的难日’，娘生你，好苦哇！”



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“产物”，从小母亲就管我管得很严。

为了怕邻居跟我说我不该听的事，母亲坚持要父亲卖了南京东路房子，搬到远远的云和街去。又为了怕我学坏，每天傍晚我在外面玩，她一定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守着，而且规定我不准跑过左边巷口的电线杆。

她不准我吃零食，说吃多了会吃不下正餐；她往我碗里猛塞猪肝，说以前要不是喂我猪肝，我早就病死了。又不准我躺在床上吃东西，说很多小孩都是那样噎死的。她还不准我骑脚踏车，说她只要看见小孩飙车，就吓得头疼；又说我要是学会骑车，她就管不住我了。

所以，我小时候是很孤独的，当邻居孩子伸着腿，用“钻狗洞”的方法，学骑大人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只能远远地看着。当别的小孩还在路灯下玩“躲猫猫”和“官兵捉强盗”的时候，我已经被叫回家洗澡了。

母亲还常编些故事吓我，譬如她总讲，那拉着三轮板车，叫“酒干倘卖无”的人，会抓小孩去卖。所以千万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，拿些破铜烂铁给“那个人”换糖吃。她也说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，因为里头可能有迷药，吃了就会被坏人拐走。她尤其爱讲坏人把

小孩杀死，挖空内脏，装毒品走私，和江湖卖艺的，把小孩的皮肤刷得流血，再罩上新杀的熊皮，使那熊皮能长在孩子身上，再也分不开，而成为“熊人”的故事。

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非常胆小的。



这种被严加看管的日子，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。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，而是因为父亲生病，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。

家里的外婆太老了，管不住我，舅舅又在海军军官学校念书，所以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。下大雨的时候，我能溜下小河去抓鱼；出大太阳的日子，我能在邻人的工地外面玩沙，当别的小孩都回家睡觉的时候，我还能偷偷溜出大门，追打在路灯四周盘旋的蝙蝠。直到有一天下午，母亲苍白着脸，坐三轮车回来，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，我的玩兴才过去。我不再能出去玩，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在地上打滚的母亲；我得披麻带孝，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。我突然长大了，不再做班上买“防痨邮票”或捐“教师节敬师金”最多的小朋友。

我要常常守着家，守着我娘。



父亲死后，母亲对我更严厉了，但是在我做错事，她狠狠骂我、甚至打我之后，又会很脆弱地哭，愈哭愈大声。然后，平复了，她会说“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”接着拉我过去，看我被打的地方，直问“疼不疼？疼不疼？”

她可以打我，但是别人不能打我。记得当我上初中，碰到一个爱打人的导师，总挨藤条，打得一条一条血痕，被母亲发现的时候，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。老师并没有少打我，因为他全班人都打，每天都打，只有跟他补习的同学，因为考得好，可以免挨打。

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：“你这孩子，功课这么烂，再不补习，一定考不上高中。”

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，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，教我一阵子数学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。“就咱们娘儿俩，再出去补习半天，娘一个人，多寂寞！”母亲说。



那时候，我们确实是寂寞的。

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，烧光了我家的一切。

外婆跟着舅舅、舅妈，搬去了台大宿舍。我跟着母

亲，住到她的老朋友家。房子烧成一片废墟，只剩几根焦黑的柱子。烧剩下的一点值钱的东西，全被别人没等天亮就挖走了，直到我和母亲出现，才纷纷翻墙跑走。

母亲要求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重建，因为那房子保有火险，但是公家说不行。母亲说由我们自己花钱重建，公家也不同意，说有一位主管的房子要迁移，正可以利用这块空地。

母亲慌了，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。草棚是用竹子和芦叶搭成的。四周先钉上木板作墙，再把事先编好的草顶放上去。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，母亲在房子旁边，用小炭火炉作了红烧肉，在记忆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餐饭。

当天晚上，下起倾盆大雨，屋子里到处漏水，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，又把床移来移去。还是应付不了，而且愈漏愈厉害。

我实在困了，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，母亲叫我先睡，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。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，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。至今我都能记得，每隔一阵，母亲就掀起雨衣，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。



经过两年多的抗争，父亲生前服务的单位总算让步

了，要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。

木楼由两家合住，楼下姓孙，也是个寡妇，带了两子一女和一个女佣。女佣也是寡妇，还带了个女儿。于是一栋小楼里住了三个寡妇和五个孤儿。母亲和那位孙太太处得情同手足，两家厨房相通，也常彼此“通食”；两家的声息相通，也总是相互扶持。住在小楼的那六年，留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，也发生过许多我生命中的大事——

搬到小楼后不久，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，我想学，虽然学费不便宜，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那是我从小到大，第一次正式学画，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“教育厅长奖”。

拿回奖状，母亲点点头笑笑，没说什么。她对我得奖，从没表现过兴奋，过去我得到三次台北市演讲比赛的冠军，母亲都是如此沉默，我也习以为常。直到高一下学期，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，由学校主任陪着，从南部奏凯归来，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，才使我有点怅然。

那天下着滂沱大雨，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，临上车，他突然很不解地说：“人家的爸爸妈妈，有孩子参加比赛，都陪着去，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？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，都不来欢迎你？”

我怔住了，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；

我的妈妈是老妈妈，老妈妈老了，身体不行了，本来就不必陪。但是那主任的话，伤了我的心，车在雨中行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。我觉得有些失落，开始想，为什么妈妈那么冷。



得奖之后不久，我常胸痛，去检查，医生说是神经痛。有一天夜里，咳，肺里呼噜呼噜的，像有痰，突然一张嘴，吐出一口鲜血。

母亲急了，端着盆子发抖，看我一口一口吐。血止住了，天也亮了，母亲叫车，把我送到医院。医生为我照X光、检查，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，我听见医生在骂、母亲在哭。

住院的日子，母亲总陪在我身边，常坐在那儿，撑不住，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，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，盖在她身上。那年我十七岁，她已经是将六十的老人。

妈妈老了，管我的方法也不同了，我的成绩不好，她不操心；模拟考试总是榜上无名，她也不急。甚至在我熬夜念书的时候，她会起来骂我，说考不上又怎样？大不了自己开个画室，画画、教学生。

所以，当我参加大学联考，只填了三个美术系、一个中文系的志愿时，学校老师都摇头，说我造反，我的母亲

却淡淡地说：“你爱学什么，就学什么，妈不管你。”

母亲虽不管我的功课，却管我交女朋友。她在门前放了一把竹扫帚，说专打坏女生。但女生跑得快，母亲是小脚，追不上，所以后来她改口说：“谁来找我儿子，我不打她，打我儿子。”她也常说些吓唬我的话，譬如：“小心某坏女生，她想吃你这童子鸡。”“一交女朋友，你就一辈子都完了。”

还有一天，她指着肚子说：“你知道你为什么聪明吗？因为妈妈很老了，才生你，从妈有你，就不跟你爹同房，你干净，没吃到脏东西，所以灵慧。”

在母亲严密的监控下，我果然没交外面的女朋友，只交了一个，是院子里面的，楼下孙太太在家里开补习班的一个助理。

在我休学养病的期间，母亲早上一出去买菜，那女生就上楼叫我来。



母亲的戒严令，在大学联考放榜的那一天突然解除了。知道我考上师大，她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可以交女朋友了，多挑、多选，早点结婚，让妈早点抱孙子。”

她还拉着我去作了两套西装，只是不断叮嘱裁缝，要宽宽大大，别看起来像小太保。所以我第一天穿西装，同学都问我：“是不是你爸爸的？”

冰
心
集
卷
一
小
人
物
篇

我果然开始交女友，一个个带回家给母亲看。母亲很挑，不是嫌胖、嫌老，就是嫌矮。她的道理很简单：

“妈就胖、就老、就矮，你要是再娶个那样的，有违优生的原则。”直到大二，我带个朗诵队的女生回家，母亲才眼睛一亮。所以，大三下学期，我就带着那女生去法院作了公证。

那次公证，母亲没说什么，她知道媳妇是跟自己家里闹革命嫁给我的。所以她装不知道，只是把两个钻石戒指偷偷塞在媳妇的手上，而后，“她”回“她”家，我回我家。直到由我舅舅出面协调，隔年又演出一场“婚礼”，家里才真正多了那么个人。

然后，又多了一个，而且出生一个月，就睡在奶奶的床上。

母亲很得意，她抱了孙子，每天都推着孙子去看火车。



火车曾经是离我很远的东西，从小到大，我很少坐火车。但是从二十岁那年起，火车竟成为我的邻居。

金山街的小木楼，公家又要改建，逼着我们母子迁出。

楼下孙太太，因为还在职，早早就由公家安排，搬走了。房子空掉，有些附近的人，都来拆即将不用的门

窗。

我们不能搬，因为公家没安排；最后有了安排，则是长安东路铁道旁的仓库。

那是违建区，门前没有水沟，屋后杂草丛生，紧接着便是铁道。基隆线的火车，隔一下就过一班，又在那里的“华山站”接驳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。

母亲不愿去，再一次演出“静住抗争”。只是这一次，父亲生前的老同事都退休了，新一代比较有魄力，他们动用怪手，先拆掉了小楼的半边。



楼歪了，我们不得不搬到那铁路旁的仓库。

仓库里没有厨房，只好借公厕的一角墙，搭了些石棉瓦当作厨房兼浴室。搬去一年多，儿子刘轩就出生了，我和妻都在中学教书，下班时总见母亲一手抱着孙子，一手在厨房炒菜。

我们的冰箱是买来的二手货，上面摆了一个十三吋的黑白小电视，每天，吃饭，大家仰着脸看电视新闻。隔一年，他们则仰着脸看我在电视里播新闻。

家里的经济改善了，一方面因为我进入中视新闻部，一方面因为《萤窗小语》的畅销。我们常一家人坐在一起看邮拨单、写信封、装书、寄书。儿子小，不能写，就负责打钉书钉。

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，她很迷信，认为过去一切的噩运都是因为丈夫死，现在一切的好运都是因为孙子生。

她的脾气改了，连对家里的黄猫都有情。她艺术的品味也提高了，以前买的衣服都很俗，现在则显示了审美的眼光。

“别以为妈土，妈以前只是没心情。”母亲说。

以前过年时候，母亲总带我四处送礼，求爷爷告奶奶，希望得些父亲老朋友的关爱，现在则不再拜年，她说：“六十九了，人家该给我拜年了。”

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，我为她摆了三桌。这是她自五十大寿之后第一次过生日，也是她第一回接受贺寿，她说：“过完四十生日，逃到台湾；过完五十大寿，死了丈夫。过生日，过怕了。”

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，我离家，去了美国。

知道我去的地方下雪，母亲特别去衡阳路的绸布庄，为我选料，作了一件丝棉袍，又把父亲生前穿的，一件从废墟里翻出来的老羊皮背心补一补，交给我。

上飞机，一群人来送，母亲没掉眼泪，只沉沉地说：“好好去，家里有我，别担心。”



再见到母亲，是两年多之后。长长的机场走廊，远